

義甯州志卷第三十

藝文志

表疏狀銘書跋

墓誌銘

神道碑

祭文

哀辭

晉

上桐樹連理表

范甯

豫章太守臣范甯謹言臣伏見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一丈八尺連合成一互抱繁森誠擬堯莢舜蒲之瑞元登愷進之徵地泰天交國興祥有臣敢拜表以聞

藝文類聚及古文苑

後唐

上龍馬表

清泰元年甲午八月十五日進

邑人

周鑾

伏以泰運天開景星偕慶雲濟美靈機地擁芝草暨萑莢爭榮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表

一

蟲魚表異於介鱗在昔稀聞史冊鳥獸標奇於形體斯今誕育山陬慶洽普天光分率土臣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維聖人御極吉兆先占王者綏猷休徵叠見是以羲皇作觀黃河呈八卦之圖協帝文明碧殿來九苞之采祇台德先之世神龜出書於洛川殫心基命之朝騶虞翔步於周野獲白鱗於雍時聿昭漢武之雄風貢青獅於西陲亦感開元之初政此皆太和保合川嶽流蘊蓄之光亦由明德馨香天地啟氤氲之秘慨自徽音既邈爰教勝事難逢彤辰雉飛鳴原為殷宗致警郭外爰居集止實因海歲多風以至指孔雀以為鸞難堪獻媚擬羶羊以為犬僅可傳竒殊非盛世之祥符豈是太平之瑞應未有

陸行兼水行之狀瞬息九霄毛族並鱗族之形須臾千里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學問日新乃聖乃神際昌期而膺寶籙允文允武承令緒而奠瑤圖聚六轡而總持登兆姓於康莊之境胥四靈而馴擾納羣生於動變之腔德遍方隅咸登紫氣祥徵垌牧忽吐紅光乃生上駟於厩中全非馬態實孕花驄於塘畔半屬龍姿似龍非龍擬以龍則固馬頭而馬尾似馬非馬擬以馬則固龍角而龍頭良以蛟虬非服乘之材故託之馬以展其蹠躩馳驅之技驥馵本調良之選更參之龍以神其飛騰變化之能秦非子汧渭之孳生無如此之穿雲出谷劉累公沼池之豢養鮮若斯之踏地騰空投諸華麓之羣不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表

二

須伯樂之留目譬諸葛坡之化奚待僧繇之點睛亦走亦飛宜備當陽之法駕如雲如錦豈同伏櫪之常騎謹貢天閑永扶帝輦五年巡狩欣從甫草之蒐苗萬國來同竝奏長揚之雅頌臣鑾伊威澈質尺蠖微姿傾抹馬之愚忱衢歌信口矢從龍之鄙志巷舞揚眉遙望鸚班曷勝燕喜伏願駿德彌崇龐恩益溥勤馬政之修而駉牝蕭蕭豈僅三千之富煥龍章之采而袵衣郁郁尤昭九五之尊求賢而市骨有旌納諫而批鱗無譴武功不振邊疆盡馬伏將軍文教覃敷左右皆龍圖學士將見廳旋一馬勤儉之名相聯登隨看室繞雙龍參贊之聖人再出民胞物與金甌孔固於千秋海晏河清玉厯恒新於萬世矣臣鑾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國朝

欽改甯州爲義甯州謝表

萬承風

奏爲恭謝

天恩事嘉慶六年六月初旬臣於羅定試署接閱京鈔

上諭著將甯州改爲義甯州伏念臣籍隸甯州地連荆楚民勤耕
鑿祇安出作入息之常世飲祥和不識兵燹烽烟之警昨以
鄰封逆匪偶爾潛藏因而僻壤愚氓貿然傳習恃有山谿之
險陰圖羽翼之成蠢彼無知人咸自衛仰仗

皇上天威遠攝遂使小醜逆軌先形甫肆鴟張立就鯨戮在鄉民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表

三

守望相助原無勞之可施惟大吏彰瘴攸分已有賞之均逮
方欣長依化日共戴堯天何敢以小人之私妄希入

九重之聽迺同仇固圉事已越及三年而旌淑酬庸

心猶塵於五伎特下

垂詢之旨俾殲渠獲醜者終荷上聞重施

錫爵之恩凡在事出力人概邀甄錄且復

念恬熙之井里下邑永慶維甯

勉風俗以敦龐嘉名爰崇向義

褒榮一字四郊之草木皆春歡動三呼億姓之就瞻如日

軫微勞於犬馬勝勒旗常

寵鴻號於封圻增光史冊臣生長斯土職忝朝班詣切維桑用
先鄉人而忤舞啣深結草合率眾庶以臚謳所有感激下忱
理合專摺恭謝

天恩謹奏

疏

唐

奏置分甯縣疏

觀察使李異

竊惟武甯一縣所隸者凡二十鄉而太清鄉甘羅邨縣治所在
焉西鄉趨縣山川修阻輸賦於官踰三百里小民往返疲於道
路農桑之業或至荒廢臣等伏見西入鄉有常州亥市居其中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四

於八鄉道里適均臣請卽市建縣西入鄉悉隸之餘隸武甯如
故於輸賦旣便而榛莽遐曠之處人跡罕到有司耳目近而易
周則於防微杜漸之理或兼有取焉事係民生休戚輒便披宣
靜聽勅旨 舊志載縣民鄧廣文文靖等所請

宋

薦鄉貢進士葉點疏

右丞相章鑑

臣鑑伏讀某月日宸翰示令內外臣工各以類舉人才不得苟
飾虛詞以應故事者臣重荷寵眷謬陪侍從雖或延訪不周敢
蹈蔽賢之罪姑就耳目所接上應旁求之書竊見龍興府武甯
縣鄉舉進士葉點好學淹博久爲士林所尊行己潔清不失鄉

黨之望兩魁漕薦對人未嘗言文一意孤高生平恥事干謁老
練典章可備清筵顧問周歷時事足任外郡馳驅當此烽烟交
警正需才俊之時豈使衡廬樂饑致有遺逸之嘆苟有裨於家
國罔不竭其愚忠謹具狀以聞唯陛下裁擇

明

謝允請致仕疏

大司寇 周期雍

為瞻戀天庭披瀝微忱以據餘忠事臣年六十二歲江西南昌
府甯州人以正德三年進士任南京河南雲南道監察御史歷
陞福建河南按察司使事浙江布政司左參議右叅政湖廣按
察司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大理寺卿刑部左右都侍郎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五

歷中外三十餘年頃於嘉靖十八年二月內聖駕南巡承天語
蒙特恩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署掌本院並大理寺印信尋陞前
職猥自入京以來八九年間叨居六卿之列感激圖報誓欲勉
盡臣職仰副聖明簡知於萬一自恨賦性迂愚才識庸劣徒攬
心於犬馬竟無補於涓埃痲曠之罪萬死莫贖昨因天變該臣
自陳不職荷蒙皇上不加重譴而猶曲賜矜宥容臣致仕天高
地厚之恩感極難言已於八月二十五日赴闕叩頭謝恩外茲
當陞辭恭遇聖躬靜適不獲親承斧扆之前以展稽拜之誠孤
臣遠迹無由再近清光感恩戀闕之私倍增哽咽伏望皇上怡
養天真益迓萬年之壽保護儲嗣丕承百世之基信任忠良嚴

責付託之効博詢羣議慎防欺蔽之奸俾世永唐虞民同熙皞而愚臣踰伏猷猷得與田夫野老沾濡聖化歌咏太平則不勝願望慶幸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乞賜卹典疏

雲南太守周希張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雲南府知府臣周希張謹奏爲比例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父周期雍係江西南昌府甯州人由正德三年進士四年授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奮庸盡職遇事敢言疏復大臣劉大夏等六人又疏起言官朱廷聲等二十三人及議亟選大臣急調狼兵勦殺江西劇賊胡雪兒等多疏悉底成績改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十二年陞福建漳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六

南道兵備僉事適山寇劉隆等爲亂臣父籌畫既精兵糧不動單騎入賊宣示恩威賊皆感泣歸化及宸濠變作首率精兵應援有御史劉源清等奏稱臣父謀在殺賊之先實賴犄角之力都御史王守仁亦奏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宸濠之變竭忠赴義各跡可查改河南河北道兵備僉事嘉靖四年陞浙江分守嘉湖叅議時溫處逆賊周陸僭據爲亂御史王璜調委臣父領兵征勦大捷奏功六年陞本司叅政轉陞湖廣按察使九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等府條陳修復邊突量移營堡脩築長城置造銃炮及立保甲更巡邏均勞逸嚴操練等事俱邊方要務悉見施行又勦劫庫強賊戴貴李

全等安輯近地十年陞大理寺卿條陳四事十七年遷刑部左
右侍郎十八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掌大理寺印改刑部尙
書前後四疏乞休俱蒙聖恩不允十九年欽蒙賜給正二品誥
命進階資政大夫又復自陳奉旨致仕回籍至三十年四月十
三日病故竊愚臣父謬以樗材濫登甲第特荷聖明簡命歷銓
風憲臺司初爲御史舉劾多官盡當其可繼陞兵備經營諸務
咸適其宜料劉隆可收忘身赴諭遂至一方平定知宸濠必變
先事練兵故能首至應援叅議浙江克勦據城之逆賊巡撫順
天殲除劫庫之強徒整飭勦邊百備具修而虜不敢犯掌理刑
憲讞審詳真而訟以稱平亦常進呈講議侍從藉田三掌法司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七

十載京堂瀕老自陳荷恩休致入仕三十餘年歷官一十二任
始終一致老死無瑕生前幸際明時備員二品歿後未蒙卹典
虛曠多年臣查得南京兵部尙書韓邦奇戶部尙書張潤故後
荷蒙聖恩給與贈諡祭葬臣父與伊官品無異事體相同例應
比奏伏望皇上沛天地之恩大優恤之典乞勅該部查照韓邦
奇等事例一體賜給贈諡祭葬以光泉壤以勵臣子則臣舉家
百世存沒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爲此具本親賚謹具奏

治要疏

泰昌元年禮
科右給事中

周希令

濟西

題爲恭逢聖明御極敬陳治要以綦郵隆事臣聞自古王者代
興必有一代之規模首定於立國之初所謂規模者上視祖宗

德政不能無先得而後失則規模在謹守其得而防閑其失下
觀國勢人心不能皆有盛而無虧則規模在恢復其盛而匡救
其虧內而官府之刑賞務適其節外而朝廷之聽舉務臻其實
則規模在遵典而力行微而思矯枉者常過直以公始以私終
不無防其漸遠而慮進銳者常退速以意競而張以意縱而弛
不無虞其終則規模在謹微茫而務悠久由斯數者今日立國
之大畧亦可見矣規模定而聖志堅守勿失大綱舉而眾目漸
次日張太平可坐致堯舜可立爲臣愚不肖謹摭治要昧死以
聞

一謂宜時惕己事以常惺聖慮陛下上無兩宮中未建后所與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八

親者皇天后土九廟神靈及羣臣百姓耳先帝仁孝天縱身履
震驚然能護持於青宮之投挺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
浹旬之間盡沛大政不能無彌留之際幾貽禍本則起居侍御
之可畏孰深於是前日謂保護聖躬之人卽今日發覺不利聖
躬之人今日發覺罹法之監卽前日謂親信守法之監則左右
嚙笑之可危孰切於是廿年不得見天子之臣而護駕直宿猶
是九卿科道兩朝逼定匹后之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
則疎遠親信之可辨孰明白於是陛下但時時提醒事事監戒
臣以爲勝日講經筵十倍勝章奏千萬言者也

一謂人主之職在論相論相者豈徒多備數員時召數次已也

論其人耳與之決疑難而觀其謀斷敏鈍與之評忠佞而觀其舉庇偏正當定大策則知其擔當與否當議大禮則知其明習與否觀之密揭與抄傳之合否而知其心爲國之誠僞酌之人言與行事之似否而知其人付託之効負苟留心於聖鑒自難逃夫天聰誠得其人不難同眾从任違眾獨任何論後先若猶未也不妨事得兼諮票得輪值正於此可以叅觀而賢庸立辨自古此地學術不容執拗而况意見小事不堪糊塗而况大事所關匪細臣願陛下知之明而處之當然後任之專而責之備也

一謂詔旨宜斷以畫一使恩威俱出自朝廷得者感恩裁者安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九

分而無彼此紛爭之擾譬如發帑一節若干賞若干餉一言兩段何等直截只爲通融二字致上不斷而聽下斷之使實者以初望過故數雖多不爲感奮餉者以後爭得故實雖分不知爲特恩一場大賚徒多攘臂之爭不見挾纊之呼此其失之最著者况近而論熊廷弼明白易辨也夫廷弼舉動多乖人言屢至瀋奉修守不可謂非小能邨屯多破片地未復不可謂非大罪此不待勘而知者若使詔旨明註卽奪其官以明薄罰不責其效死而聽之去以示寬宥亦處之至恕至平者乃旣奉旨聽勘矣又使言者與聽勘者共質於一堂恐終成聚訟閱傳邊地上失朝廷中制之體下塞言官發摘之路非所以明一尊而取兩

平也

一謂內外之臣宜同一心大小之臣宜合一志自口事作而軍興乏議者動言發內帑節內庫請者愈急聽者亦愈錮外臣謂莫非王事內臣謂動阻上供臣以爲內外兩失之譬諸人身血肉在內其腴何常不盡於體十指在外其痛何常不關於心但當論緩急虛心相摘不當分彼此動成齟齬自時政壅而責相之言日至議者云或阻抑或沉擱言者愈眾受者亦愈堅小臣謂誰實秉國大臣謂奈上不聽臣以爲大小兩失之譬之人身關節盡木知救者必先砭其大體掙持誠堅不支時亦共諒其苦心但論仔肩之力不力有耳目難逃不論交噴之當不當遂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十

水火分途夫內外異心是四肢欲活而腸胃不通大小殊向是耳目欲明而咽喉梗塞天下事無一步可行者也臣願陛下內於公忠之侍外於虛平之相責令開誠心剖藩籬共成一德以濟時艱庶一身之血脉內外大小相通而外患內憂可以次第蕩平矣

一謂京營天子之禁旅錦衣內廷之親軍漢分南北嘿寓彼此相制之形本朝時調發政欲習居重馭輕之勢今承平久而大半空籍緩急不可爲用臣請京營建一經厯宿將許帶數百家丁卽現在選鋒分頭訓練漸次整刷不必盡行挑汰以茲煩擾錦衣擇堂上公忠勲臣及練達實心爲國諸將領相與開陳言

朝廷養士夙今四方多事內地極虛中豈無感國恩而思奮者
務相鼓舞自行整飭皇上又降以諭旨時加恩賞終必改觀此
兩者持之必力鼓之必漸恆爲大於其細爲難於其易使人莫
覺其非常而日移月化以臻成功必得強力沉毅不震不隨之
臣方能辦此再廟堂勿聽浮議勿搖於小小利害勿責其急急
效程庶乎有濟不然今東西寇叛兵逃盜集所在皆然萬一有
警邊不可調腹無可調所恃安在臣願陛下與當事大臣深思
而長計之不爲過慮也

一謂宜增廣武科特懸異數以倡勇敢以鼓舞天下豪傑之士
而作其翻然勃然之氣使天下明知上意在右武而民間游手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七

子弟閭閻作奸惡少皆得令改行易轍以赴功名之會朝廷悉
議有以儲之俾講習訓練將後日得備任使臨乾不致掘井以
視今日募兵兵逃卽不逃者徒以糜餉無益行陣萬萬也蓋國
家承平五十餘年民已忘兵卽邊方當寇未款時其性命在自
保其功名在首寇將士多散金以養死士盡力以赴公鬪故邊
兵自強自寇款以來上若視此輩爲無所用而此輩亦自以其
功名不在戰爭各務剝軍以買陞遷而將不知兵兵不知技亦
其勢使然也臣謂今當極倣大壞之時非一大反之不可右臣
所條列或諸臣所已言而臣爲明著其說或諸臣所單言而臣
爲彙括其凡總以佐陛下銳然致治之理使執要者若網之有

綱而不紊稟成者若耕之有畔而不越於以副先帝憑几之命
責諸臣輔陛下爲堯舜之君舍此無術也惟聖明採擇施行天
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膏昧祈懇之至

國朝

奏請銅鼓營蓮花橋積貯疏

中丞謝旻

竊照州縣常平倉穀每年存七糶三接濟民食法誠善也臣
查南昌府屬甯州之銅鼓營與吉安府屬安福永新兩縣交
界之蓮花橋各離州縣寫遠皆屬要地是以向將瑞州府同
知移駐銅鼓營吉安府同知移駐蓮花橋以資彈壓但兩處
俱係山深地僻溪流一線舟楫難通每遇青黃不接之時穀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十一

價易於騰貴居民艱於口食若令各赴州縣買穀不無跋涉
之苦若將州縣倉穀撥貯又多轉運之艱臣思省城所有節
備倉向將解存鹽規銀兩買穀積貯以備賑濟現有倉穀三
萬三千餘石而嗣後每年鹽規湊給微員養廉之外尙有存
剩可以陸續買貯請於本年存剩鹽規銀內照依時價分撥
於銅鼓營蓮花橋各買貯穀二千石卽令各該同知就近管
理每年青黃不接俱令平價出糶秋成買穀還倉所有盈餘
仍令多買以期遞年日增漸至饒裕總令該同知司其出入
再令該知府每年盤查出結具報所需倉廩並請於前項銀
內動支建造則僻遠之民可無乏食莫不感頌

皇恩於罔極矣謹奏

謝免浮糧疏

中丞 裴率度

為減免浮糧

天恩特沛懇請代題恭謝事據布政司石成義轉據南昌府知府汪宏珏詳據南昌府七州縣紳士駱光宸裘君焱陳昌言等者民冀英陳予謙等呈稱欽惟我

皇上德邁三皇功高五帝閭閻周其疾苦蠲復類施稼穡告夫艱難痼瘵時切江右素稱瘠壤原無耕九餘三南郡久苦浮糧惟冀用一緩二何期高天厚地忽施雨露之仁遂令窮谷深山大慰雲霓之望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三

新恩甫沛萬姓歡騰舊困頓除七區動色

溫綸如薰風之解愠直從九陛吹來德澤偕時雨以沾濡欣自五雲飛至甦三百七十餘年之積瘁減七萬五千餘兩之浮徵宸等感戴殊恩咸頌一人有慶遭逢至德齊膺萬壽無疆葵傾實切下忱華祝懇求轉達等情到府該府查得南郡浮糧徵輸已八我

皇上勤求民隱惠愛農功既已夙逋胥蠲九有成沾化雨茲且浮糧酌減一方更被仁恩景物阜成益慶盈甯之樂事太平翔洽共申歌祝於無疆茲據七州縣紳耆等公籲前來理合據呈轉詳到司該司查得江西額賦或同惟正之供南郡浮糧

尙浴加派之額維我

皇上洪恩普被盛德廣昭解愠阜財已臻惟一惟精之治宵衣旰食猶存已饑已溺之心南昌新建豐城進賢甯州奉新靖安七州縣舊有浮糧

特諭酌減仰見誠求保赤必與萬姓以安全視民如傷使無一夫之不獲

綸音初沛徧騰江右歡聲膏澤旁敷自合普天共慶茲據南昌府詳據七州縣紳耆等具呈懇詳代題恭謝前來理合據呈轉詳憲臺俯賜具題以慰輿情等情到臣該臣看得賦有常經徵輸久仍舊版額雖較溢輸將已屬成規非邀破格之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古

天恩敢幸非常之

帝澤欽惟我

皇上明逾舜日德邁堯天窮簷凡有隱情悉荷

宸衷照徹率土普沾化雨更蒙殊寵栽培維茲南郡額糧向比隣封差重是以西江眾庶動稱瘠土難堪

恩綸特沛九天

曠典懽騰七屬臣准部文咨到卽行一體欽遵徧示通衢俾得賢愚共曉核減塵冊務獲毫髮必均數百年未有之

洪施奚啻望霓得雨億萬姓宏敷之

天德曷勝瞻岳呼嵩荷鋪邨農對田疇而雀躍攜杖野老讀榜示

而涕零誠浩蕩難名抑敷陳莫罄者也理合恭疏代謝謹題
保奏各員胥歸核實疏

萬方雍

爲保奏各員請

旨宣示以歸核實而昭慎重事竊惟國家立政首重得人故書美
闢門籲俊之風易著拔茅連茹之象蓋自古邳隆之世未有
不亟亟於旁招俊乂以資治理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時以得人爲念其間守潔才明之士固已次第擢
用矣本年閏七月十二日復奉

上諭直隸道府廳州縣人員平日居心官聲輿論該督撫見聞所
及隨時察看自必知之最悉著各於所屬道府廳州縣中有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齋

實在潔已愛民誠心辦公眾口交稱者由該督撫出具考語
秉公具摺保奏數員候朕簡用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求賢佐理之至意跪讀之下欽佩難名在大吏爲
朝廷股肱耳目之司自應精白乃心秉公保薦方合以人事君
之義惟是各督撫大吏平日雖公正自持而其性情嗜好究
恐不能不徇其所近屬吏之巧於逢迎者每卽此揣摩以售
其術臣聞有知上司喜悃悞無華者彼卽衣冠簡樸以求異
於眾人或上司喜聽斷勤明者彼卽煨煉無辜以自矜其察
識并有因上司講求吏治而彼卽撫拾空言勦襲舊說刊刻
成書以見其留心時務上司受其欺蒙每信以爲真而并不

知其爲僞更有設法鑽管詭途競進之輩或醫理之粗明或風鑑之畧識或星卜之偶中彼卽藉此爲進身之階而上司亦不得不爲酬報之地至如世家子弟藉年誼以干進假故舊以援引者更無論矣臣不敢謂各督撫之保奏不皆公平也但一己之好尙有偏旣難免無迎合之流且一人之見聞難周尤恐不免有誤信之事是督撫所保奏固未可一律以相繩而

國家之用人正不嫌考核之詳慎禮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孟軻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又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其難其慎自古唯然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五

今我

皇上勅各督撫於道府廳州縣中保奏數員旣明降

諭旨則保爲明保其奏到時似可毋庸秘密應請

旨飭將各原奏發抄宣示廷臣俾眾目共曉循良人心亦知奮勵則所保是否允協公議自有定評且恐其中亦有候補試用及非正途出身之員尤不可不嚴加甄錄並請

勅部查明調取赴部帶領引

見庶旌別淑慝之條卽寓於

聖明洞鑒之內如此則人材得歸覈實而薦舉亦昭慎重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刑部辦理秋審改擬情實緩決請預行知照以昭詳慎疏

萬方雍

爲刑部辦理秋審改擬情實緩決等案請

旨勅部將各案出語預行知照九卿詹事科道等俾得查核會議以昭核實而重人命仰祈

聖鑑事竊照秋讞大典上繫刑章下關民命定例刑部每年將應入秋審各案摘叙畧節刊刻招冊分送九卿詹事科道屆期會審將應改實改緩各案公同核議具題原所以矜慎庶獄廣集公議與眾共棄之義也查刑部辦理秋審各案凡例應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疏

五

入實入緩者均無可議其餘介於可實可緩者生死出入攸關該部承辦司員不敢遽定各有簽說該堂官等覆核亦各加批存記候各直省秋審具題到部復加查核將內外所擬實緩不符各案定期當堂商酌定擬謂之堂議除照實照緩外其由緩改實由實改緩或由緩改矜由矜改緩均擬有看語謂之方簽迨會議之日九卿詹事科道各携招冊於

天安門外金水橋西朝房分行列坐刑部司員率領書吏站立中間按冊依次挨唱於照實照緩各案只唱一起某囚應情實或應緩決若遇改擬之案則宣唱方簽內所擬各看語會議諸臣有簽商者該部或允或駁當卽登覆會審畢後該部

司員各持銜名冊分送會議諸臣書題此刑部歷年辦理秋
審及九卿等會議之成規也惟是刑部分送九卿等招冊僅
係各原案畧節而該部改擬各案之看語並不續行知照祇
於上班之日始行宣唱會議諸臣坐次隔遠者均聽聞不清
卽相距稍近者傾耳聽之而其所以改擬之故亦不能盡悉
及查閱招冊原案情節而該吏已挨次另唱以後各案矣在
會議諸臣只查核招冊每歲亦有簽商而改擬各案因僅於
班上宣唱倉猝之際不惟無從商核并不能備悉改擬緣由
是徒有會題之名而無核議之實殊非慎重民命之道伏思
刑部爲刑名總滙秋審固其專責然旣例應會審具題則改
擬各案似應均令預聞以備核議查改擬之案每年不過數
十起每起出語自四五句至十餘句不等將各起彙齊總計
不過三四十頁該部辦理招冊原領有紙張板片及備用工
匠各費刊刷亦屬甚便相應請

旨勅令該部於堂議後將改擬各案出語彙齊刊刷釘爲一本於
上班前五日續行分送九卿詹事科道俾得先行查對招冊
原案情節其改擬果否允協可以預爲核定庶會議得有依
據而人命亦昭慎重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藝文

狀

宋

舉黃庭堅自代狀

蘇軾東坡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乞奏補姪樸狀

黃庭堅

脩實錄院檢討官朝散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集賢校理黃某臣見任職名今遇明堂大理該得奏補子孫一名臣早年未育子息有兄之子樸自襁褓過臣房下抱攜教養於今年二十二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狀

五

學問稍已知方後來臣有子相生纔六歲以臣於樸私恩實均父子重以老母年今七十鍾愛在樸不勝白髮抱孫之情扶杖假息願及見樸之階仕籍也欲望聖慈許以合得恩例先與臣兄之子樸使臣待罪官次幸而免於曠敗將來兩遇大禮合奏期親日即以奏臣子某於恩例奏條別無徼倖伏望聖慈特賜開允

銘

宋

藏書閣銘

并序

黃庭堅

分甯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

以游四方者多蓋在官者嘗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硃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堂巋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况爲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常溢百員器之率其僚潔牲酒籩豆釋奠春秋諸生升降成文耆老嘆息則合謀曰羣居終日常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燕居以勤己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

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而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爲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曝涼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併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爲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隳墮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關市之徵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教聚書則雖萬室之邑

以爲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並書以詔後之人則序而爲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綿積寸成兩管蒯之手簡功於紐可席可履不能以守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宇於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來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鬱秀於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隳之永庇俎豆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七

三堂銘

求瘼肥民靖共

黃庭堅

茂宰蕭公來撫我民自初迄茲惠政日新父母慈之知其苦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靖共在堂敬畏在庭賓禮士子有渭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頤庵銘

並序

黃庭堅

雲巖老法清結草庵於古木間直溪東旌陽峯山光清明一塵無間河東柳敬叔名之曰頤庵雙井黃庭堅予之銘藏山於澤而非止天下雷行而非動自我觀頤爲吾大用口則挂壁哺饑則食執頤之樞何慎何節

銅雀瓦硯銘

黃庭堅

艾城王文叔爲洛州守得於深川予銘文叔之墓故文叔之子申以爲硯而歸予銘曰

維瞽氏西陵之陶瓦湮伏千齡深川而出逢世清明當其貶歌舞此風雨初不知爲翰墨主不有君子長與斃爲伍

黃魯直銅雀硯銘

蘇軾

漳濱之埴陶氏吾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邱隴復爲麟獲纍然黃子元豈尙白天寶命我使與其蹟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蘇軾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六

書

晉

與豫章太守韓康伯書

俞益期

益期遠適在南南中多檳榔樹兼比翼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乃與韓康伯書曰

惟檳榔樹信南越之奇觀子旣非常本亦特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

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由萬里何由歸哉

酈道元水經注及藝文類聚

宋

與族姪晦甫書

黃注夢升

注啟初注在江陵與吾姪相見未得叙宗派今日之會幸露底裏始吾高祖本東陽人與吾姪五代祖實親昆弟也唐季叛亂思避兵難乃攜持家室來分甯十遺種之地伯仲非不睦也終以占田稍艱阻勢徂饑遂一族賈於長沙世變事移宗盟遂寒我先兄游場屋初得與先丈侍禁叙宗戚爾來不過二十年復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九

得談昭穆之舊喜可知也昔者晉霸天下執牛耳盟於曹鄭魯衛罕有不睦於齊楚之國干戈日尋詩曰不如同姓此誠古人切切厚其親也分甯之宗我伯仲幸五人中進士科其他派皆汨汨與常民等語其衣食之事未甚隆也長沙之宗惟吾姪秀異不羣於長沙分甯兩宗間真賢子弟也吾有所望姪大振吾宗以無忘我先君伯仲辛勤避兵之勞也旅中苦病氣且歸南陽叙此不及款款注奉削晦甫宗盟

答黃魯直書四首

蘇軾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

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濶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某啟晁君騷詞細看甚竒麗信其家多異材也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恠竒盖出於不得已也晁文竒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不宣

某啟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卽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塗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

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效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麪兩椀胡麻茯苓麪數栝其戒又嚴於魯直雖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修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稿也文潛在宜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滄父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謫也隔絕書問難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某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其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亦老王郎蓋師之此兩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與分甯蕭宰書二

黃庭堅

某再拜前日得以邑子瞻拜下風所得過於所聞實自開慰時往來屈旌旆賓餞實自不遑春氣暄暖不審尊候何如細民不能不辨爭伏惟及迎縷解終日無事欲作城中二三書輒煩借一小史能寫牋啟者一日卽遣回矣鄙事濶高明懶悞

自頃聞盛德之聲而願見旣獲承緒餘淹觀風度更得懷仁抱義之實恨參對之晚也薄於事役草草上道又承營從渡江將之顧鄙薄何以承此勤重實深悚悞至龍潭遇大雨遂宿法昌

山未能作牋記乃奉手誨存問恩意甚厚感激感激雨意未解不審尊候何如謹奉手狀

與徐師川書

黃庭堅

師川奉議少成蚤立余聞師川同學諸生言師川胸中磊磊殊不類童子每念德占心醉六經知其要處龜玉毀於櫝中未嘗不隕涕也今師川尙能似其先人以凜雪天下橫議德占者因師川來乞書故及此冀師川當加意於大者遠者儒者所以緣飾不必盡心焉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想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逮痛深剗割又聞叔父給事之訃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號痛塞絕門戶陵遲一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卹曷勝哀感所寄吉州舊句並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讀之屢歎糠粃在前老者增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自探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模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嘗有贈邢愔夫一詩謾錄往多病意嘗憤憤書詞不次

辱書存問勤懇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他日學問文章當不憂但念當得知識深遠老於世故者相與琢磨乃爲有益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禹治

水十九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况於世間知書能文果不足驕人矣潘君詩句中觀其人甚刻厲不輕發然不知於治心養性有少功夫否凡倦殼軒詩卷中人但能訥於言而敏於行皆足以追配古人矣今人不足驕也不審甥與諸友嘗如此念之否多病草草日來有新作惠示爲望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管庫之煩得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卽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喜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居必擇鄰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贈懷千萬珍重

正集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嘆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頽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

夏蚊之嗜膚而從瑩中游真曠世之奇事也蒙諭當塗不可作
八計誠然似聞已別有命須近詩漫往數篇老拙豈能如斲觀
一節可以知其侏儒也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宣暖想侍奉之餘必
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奉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
每咏嘆此語誠然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
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
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
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走馳則
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答黃子耕書

朱子 晦菴

某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
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並力切磋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
每一念之徒增永嘆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功處頗得力否向時
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
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
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
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

者功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致不是別一事也合下條爲一通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某憂悴無慘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它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諭云云足見講學自修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修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某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遇意尙無固必旣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劾諸公蓋已厭之然猶不肯以此爲名

又以病辭然後得免世途艱險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爲高也歸來已一年矣而卜葬未遂築室未成自春來無日不病見苦脚氣寒熱伏枕已兩日矣大抵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症未知能復得幾時也示諭爲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比舊儘詳密矣病中看得恐不仔細畧疏一二在別紙餘俟旦夕附便奉報也

兩辱手示得詳近况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旣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却令兒位下一二事便可行矣自分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甯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衰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諭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它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

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况如賢者春秋尙富精力尙強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筭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上章簽杭山書

信國公文天祥 文山

恭審煥號明廷普籌宥府風生黃道衛宸殿之凝巖星度紫清煥斗杓之赫奕真儒無敵中國有人竊惟我朝之盛明最繫君子之翕合永叔之泰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判重事之日於以笙磬治平之政於以垣篋元祐之功若稽前聞復見今日恭惟某官智周而道遠仁熟而義精和風甘雨慶雲備四時之正氣高山深林鉅谷名一代之魁人當屬者爲小官之初已淵乎有大臣之器誰起國人之謗我衣而褚之我田而伍之公真丈夫所爲匪席可卷也匪石可轉也笑元南都之鐵壁卷舒滕閣之珠簾在江湖在朝廷時人望其大用

爲臺諫爲侍從識者恨其已遲六飛之馬莊重而不馳萬斛之舟舒徐而後進厥今天助順而人助信大在廷而細在邊江漢沔水朝宗載陽我武夙夜基命宥密無競維人遂升兩社之班爰贊五兵之本宰相計安宗社太師時游廟堂泰之以運籌帷幄之神輔之以折衝尊俎之密衣冠盛事具四方巖石之瞻袞舄一堂有三公鼎足之勢遙觀大業不建隆平某盥耳山棲傾心廷播親見天地風雲之會非爲門闌燕雀之私傳江西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徂徠聖德之句請繼作歌抃蹈之深敷棗則淺

謝章簽杭山書

文天祥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綿田負耒投分一邱楚澤乘輶歸枕兩地公造化吹噓之賜廣
詳明欽恤之仁昉履南維輒箋西笈伏念遭逢雖早零落亦多
一壑白雲對哺烏而俛仰十年流水忘夢鹿之去來不圖元日
之會同猶記壯年之奔走我車我牛我輦方墮影於湘波維駒
維駱維駟胡強顏於衡麓未許賦東方之粟乃趨泣南冠之囚
辱叱馭陽回車展轉於君親之際臯明刑契敷教劑量於政化
之間吏民甫接於咨詢風俗重爲之感激龍蛇行而赤子瘁羔
羊泯而素絲傷非扶內地之本根曷壯重湖之保障曹劌之戰
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恍聞
風而興起凜受命之艱難茲蓋恭遇某官德業兩朝人物三代

頌慶厯之聖德政府經綸用淳熙之真儒中天黼黻誕篤緇衣
之造齊調金鼎之和遂沐匿瑕亦叨將指某敢不靈承清問惠
迪嘉師奉使登車敢自詭范滂之操爲親拜表尙曲全李密之
私激切未央敷榮祇淺

明

上周公儀方伯書三

閩員鄭善夫繼之外郎

易時不奉教言瞻賞風味未敢暫息使至拜五月二日手書備
審別後湖南動履並示所未聞頓增載戀善夫何以被蒙知待
如此竊計之當代鉅公於後進之士未有竝者深愧墨呆少不
勤行長不競時不能少答所期待比來百憂循志愈益濩落室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人與幼子相繼奄棄雖少裁制然終不能忘情也復得肺腑疾
不時舉發不能久視久視卽暈眩移時經傳筆硯不得不屏去
今已久矣承諭以百尺竿頭莫惜進步敢不欽韋弦之佩今者
熒魂旣枯乃欲擿埴以索塗而善夫豈其人哉遠拜大君子之
辱出處一事未敢輕擬功名古人所熟中者方今後生輩各執
其巧其或出位亢言身遭貶竄則曰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死則
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
以取捷徑沉冥數載反如烈火之攻中惡在其養之高也古之
人立身事君顧如是哉善夫不自檢制不能事人病日加益復
不能事事乃自廢以歸深恐坐此譏誚故一切不敢通故人書

兀兀至今日處荒邨對樵夫俚子語古士恥之今雖窮阨然心實無所要也必不得已則當以仕易耕大君子以爲何如近來隴西呂仲木最爲貞正而何粹夫魏子才王元凱輩次之然亦未知其心之所安也因憂中不覺縷縷饒舌荆湖大方政務計倍他省公服望無替藥物爲國自愛心事千里悠悠善夫謹狀遣侍以來凡再三辱手教亦會再三致書問雖乖越數千里如在左右也比處京師每於湖湘人得動履知君子勞心民事比聞中時較苦矣今天下之重在於食不足故其變在下其患在邊食之不足大率有三橫征冗食與天災是已三者常相因亦常相害而後喪亂乘之自古如此也京師近來歛益苛而費益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侈江南財賦之地目下患害似大有天意催科撫字二端實不可偏廢也今雖欲偏用之勢已有不能矣况得而兼也三邊胡虜近日復傳入自臨洮至鳳翔連數千里正如腹心受病而百邪故乘之耳聖駕此度北狩甲兵錢穀掃刮殆盡伏社稷之福祖宗之靈卽未有壓城之敵內變之憂倘萬一有之爲奈何哉不敢卽謂朝無豪傑也我國家立法如蔓絡相持一舉卽牽掣非一人能專其運而盡其長者今日方受其弊矣頃者閩中兵噪亦坐此延平首禍當道實大家推艱計始終遷就遂使五郡之兵乃敢肆然而起人心最易搖動况當此時哉湖湘民瘼日如何大君子當事必有遠圖萬萬於常賦中行其仁此時用世

勢不可盡去苛政但每事寬一分百姓自不思亂矣以爲何如觸目怵心不覺盡露其狂憤其有妄言處伏候相告

禍變猝爾而成而廟議數旬尙紛然未定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荆湖正當上游虜出上策必先經畧荆湖得荆湖則可坐敝川陝而後北窺中原此誠可憂爲今計者卽合擁眾扼蘄黃之口使不得逆流西指蘄黃不通勢必趨金陵大師扼其前四路兵乘其後我得其上擒之必矣今觀渠始事卽行劫掠蓋不過狂悖縱恣自速滅亡耳聞其將又皆閹豎乳臭之徒昔吳楚不得劇孟識者知其必敗今天下事實賴諸君子收拾虜顧在成筭中但恐我一失策草澤乘機而起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良可深患也惟大君子留意留意病初起心緒煩亂不具

與熊貞夫書

大常少卿周希令 浙西

諸君猥以道路之言推轂不佞使得備藥籠中一物遂爾班荆清讌揮麈元言掇河上之曲昭火風之操方在下風斯亦竒耳不佞三折左肱再敝貂裘譬之商邱之木拳曲軸解匠者不顧乃委諸咳唾增其倍價剪拂使之長鳴曾萬有一之裨於諸君哉獨使以勉圖報稱不敢自棄者日爲藏出入於萬卷中不失小蠹魚僕質近中人徒以折節四方知人之鑑自分亦明暗之間昨一見足下遂知爲威鳳孔翠當不以六月息者直須扶搖起耳但同事亦宜自諮諏察納不恥下問若無若虛狂瞽亦採

自當一飛獅天不佞與有榮施也已古人云師馬得路師蟻得水棟宇師鵲網羅師蛛夫此豈足爲師者哉則所以博取物而薄收用也固願與諸君勉之不佞以廿二日携劍佩琴書得以玉帛相見令祖老先生寄書卽馳人致之并投

國朝

與萬秋山書

大司譚尙忠古愚

秋山太老先生臺候萬宜敬稔太老先生學隆藝苑德重鄉邦長君太史公恪承庭訓早歲青雲讀書中秘有本之學馳譽木天固其所也而太老先生以望隆鼎養之躬猶不忘故業與樓壇諸君子討論不疲遂至荒謬之作亦邀獎譽抑何幸也然而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抱慙無地矣特此言謝伏惟雅鑒拙書一册并正

與萬秋山書

武甯張望樓壇

秋山足下前年於所寓讀秋山書終篇不勝感慨激昂終夜不寐而吾秋山乃至如此既歸以所手著問之吾徒之在業者則莫不皆能秋山益愛重秋山秋山果非今之人也某牛馬無狀至隔歲不相視然念秋山退之云以吾之心思足下知足下縣縣於吾可知矣今日文章使某一拭西南之望者獨有秋山秋山其無三日之更乎哉尋有都司張君名雲鶴河中人爲人正而文邑中惜其老營行而不令尹也有子際會茁然不恆初夏行且遊太學往執業於大枓之門舊聞迎養未果行不知今歲

進道否則此生獲從矣或不行而有手書論大槓者亦會有便
宜故張君百里遺信以某故爲語具此

與萬和圃書

武甯張望機壇

自己亥冬還寄憶堂制藝入山兼有手翰寥絕不報迨今年
侯君爲某序制藝誠翩然可與之興文章迺者耗其有於官足
下亡亥之書超於前時後在長茅所見都中寄文尤進北來者
皆云克聲吾江翰林文字所歸勉之無讓他人歲在己午兩至
長茅與家尊父子浹洽雪夜論文對榻忘寢家尊文結構完整
不足以語於人爾來稍稍作勞不得謝絕某爲此嘗進其愚足
下儻亦有以奉其說於在下也有河東國子生張際會者少而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斐然獨秀吾友李趣堂所授其父守武甯營數年甚有人譽謳
吟好士以某亦間客席張生萬里投止伏願執經坐下都司君
屬某先之某因藉是以補其間闕撞唐遠耳而入其心也夫先
進之士於後進者未嘗不思俯而教焉後進之士於先進者未
嘗不思企而及焉知足下朝夕之間將加其心鬱鬱蔥蔥者來
矣振之以清風潤之以膏雨豫章干霄其易觀而待乎

與萬和圃書

大司譚尙忠古愚

和圃太史閣下三月中旬心輦得書承惠簡雅注何可當也道
體祥和於書悉之邇惟蓬瀛日麗玉署清華趨眞內廷道隆望
重侶仙儔步仙境矯然天上若第者厠邊疆燦永日聖澤高深

撫綏鈍拙行自慚耳得隙暇偶近筆墨如書閣下硯記後紀龍潭觀梅事情不自禁事難遽已閱一爲者有之未足語道也閣下乃不加菲薄書其後酬以箋荒謬之文公家尊并加評閱展卷增羞何可言盡邇於心輦處得讀改本硯記及心輦太母壽文廬陵而後以此嗣音何媿焉兩子在京僑寓內城就教爲難便中指訓一二受益良多展覲伊邇晤教匪遙幸幸草此奉答並候邇宜敬璧謙刺臨穎無限翹企

答葛庭園書

邑人 陳爾烈 做畚

頃展大集朗誦數四欽歎無已古詩音節頓挫格律渾成而指事類情說理不腐連篇疊韻清新無窮則五古尤勝律詩名章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三

雋句美不勝收而情來與往脫手自然亦五律爲勝他如絕句皆言近指遠節短韻長令人自得於言語之外至擬陶諸作則悠然見道之言尤實獲我心尊著昔嘗粗覽一二不圖學與時進一至於此我輩愧死矣弟學殖甚疎於詩尤鮮致力舊雖涉獵而其高下淺深之詣紆徐曲折之數實未歷乎其中而悉其甘苦今則自度不爲高達夫矣何足言詩然竊維性情文章相爲表裏閣下生長清門早賦遂初其意固已遠矣優游鄉里中一本孝友之行型方而訓俗此與騎欵段乘下澤僅稱善人如馬少游者何如也夫惟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術性情學術俱真因以有真文章則閣下之詩之足存也復奚疑乎辱承下問

率以管窺之見錄呈左右其當與否則仍在深於此道者自裁之

藝文

跋

宋

書黃魯直詩後

蘇軾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亦不無補於世

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三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記奪魯直墨

蘇軾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右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曼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蘇軾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遊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黃庭堅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書徐德占題壁後

黃庭堅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美

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髣髴見其忠厚之氣

跋榮資道家廟堂碑

黃庭堅

今世有好書癖者榮資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榮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剗去大周字時

墨本字猶有鋒鏑但墨紙有少腐敗處耳

山谷內集

按是碑舊本不多觀即有亦新舊雜採無甚貴重文節公於蔡氏本復題云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湘陰又見張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致君家一本要以榮本為第一張本蔡本次之公不惜多貲購藏是書宜為有識者所賞而即斯以觀亦可想見公生平好古嗜學之深心也資道名緝別字子雍分甯人為予榮氏之遷祖云嗣孫錫楷謹識

跋山谷草書千文

李端叔

崇甯三年八月一日題云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隱弗懼一時栗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跋山谿遺靈源書

釋惠洪

熙甯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高安道人誼叟从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三

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石門文字禪

跋李端叔書山谷草書千文後

朱子

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賞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而顧獨稱其詞筆以爲盛美因觀此卷李端叔跋語爲之感慨太息輒記其後若其書法則世之有鑒賞者自能

言之故不復及云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

跋魯直書踐祚篇

朱子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錢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父出此爲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上踐祚已訓釋並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人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熹謹記

跋陳分甯傳

名敏識

張栻 南軒

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死守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勵臣子實爲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於江右牧守之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三

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甯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斬虜數騎與民守死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嘆其有補於世教亦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附志於左

跋伐檀集

黃犖 子邁

曾伯祖康州使君與曾祖給事俱高祖朝散大夫之子康州生太史太史嘗刻大孤山宿趙屯二詩跋云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發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或絕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伐檀集間多少作又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尙未見於世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

將漕畿內嘗欲盡刻我先世諸書皆未果犖偶茲承之於五十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錄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兄之志而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庶幾不泯焉

元

題余震伯撰父行述後

吳澄草廬

予觀分甯余震伯撰其父貢士君行述凡二十條且以四方之能言者繫其後仁人孝子之心哉夫以貢士君之德宜有立而潛於時今而猶可以不朽在君子之言立也雖然若是而已乎蓋將進乎是立如之何以身不以言也身立則名揚而親顯矣震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庸有既耶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翰林侍講學士虞集伯生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沈江分甯之雙井雙井之子孫眾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某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之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己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

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
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栢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
之哉

題黃山谷墨蹟

虞集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嘗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薰陶
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跋冷應激傳後

經筵
檢討 危素 樸園

至正三年勅修宋史素爲經筵檢討叨備史官冷應激傳實素
所修既奏御矣其曾孫僧儒奉其父命至京師請錄其副以藏
於家顧筆力蕪陋不足以發揚幽光仰稱國家任使之意斯爲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卑

可思至正八年四月朔

明

書佛郎機遺事後

文成
公 王守仁 陽明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
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
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
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
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
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
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

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
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
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
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王陽明全集

濂山社稿跋

知州

黃文麟

余西蜀之東梓人東梓舊治涪城涪城者城治涪水以水名城
也其先分甯之文節公與吾鄉蘇子瞻雅相友善千里過從
足跡無所不窺獨喜吾梓山水之秀僑寓者久之乃於涪之上
流伐石作臺燒鍊其上凡六年所因號涪翁志不忘梓也公於
梓手澤甚多勒而成石者大小約數十片爲梓中諸好事購而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望

藏之未肯輕以示人重石乎重公也公重則石愈重矣余以丁
丑應詔赴天官出守分甯得除甚喜或曰此所謂江右分甯也
爾顧喜耶余曰江右止分甯一郡而且爲周元公化洽之地而
且爲文節公父母之邦余向慕其人不獲履其地今履其地則
不啻如見其人而顧不足喜耶及片帆抵治其峭削竒峯穎能
畫漢潛泓修水洌可鑑眉固知爲文章之奧府而節義之名區
也蒞治之明日謁兩賢於旌陽之麓時祠中鳩工庀材督作正
銳詢其所自則兵臺邢公感其禋祀雖存壇壝半圯徘徊顧念
乃請之中丞解公相與捐俸倡始鼓率吏士以有是役不佞勉
加一簣以襄厥成不日而廟貌莊嚴先靈以妥邢憲乃於公治

之餘進諸弟子員講學其中昕夕課藝不佞例得批讀見其人標一幟技盡諸長字挾風雲以飛氣吞彭蠡而下總之綺麗有如山川古奧本之先正異日者紆紫拖青掀揭瀾綸罔俾先喆專美於前謂非兩公代天工彰施化育點綴平章錫之極耶涪翁流寓吾梓因水命號遂結千古不朽之緣余今日者蒞公之士續公之緣獲覩一時人文之盛而極宇宙之大觀然則何以仰達千載之知唯是與諸生約務遵兩公憲典凜先賢芳規矢志黽免以展布熙辰庶朝廷獲真儒實効副兩公倦注盛心卽先賢亦永光俎豆不佞竊沐餘庥附鼎彝增重矣

國朝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聖

跋溪山自在樓

知州許淵樵香

人不可自在溪山不可不自在人自在則爲廢人溪山不自在則非真山水雖然人苦不能自在耳苟有樂山樂水之趣擴其本量處則爲沂水春風出則爲泰山北斗涵育萬彙舒卷自如能合溪山之自在者而自在之斯爲真自在甲子九日余偕僚友登南山僧樓爲登高會萬山拱峙一水環流天朗氣清風高雁唳覺溪山自在之真境自與神會余雖心知其意而樂山樂水尙不能合溪山之自在者而自在之是可愧矣適僧請名其樓余遂顏之曰溪山自在

跋黃山谷先生書南山龍王廟碑

知州張愷

南山一片石出沒顯晦盖有數焉何也石生於山塊然一物耳及磨礪成章而鐫以名人碩士之詞則寶而貴之者不啻球璧此不惟其石惟其人也是碑爲山谷黃先生手書其汨於水也不知幾何年矣壬辰夏五鄉人待濟於水涯見之以爲石也將負之歸備堂階甃砌之用爲好事者所物色喧傳城市於是寺僧以百錢買之都人士羣聚往觀寺闕幾敝余聞而咤曰嗟乎一石之微乃令人愛慕至此乎向令斯石不幸不爲好事者所見方止爲邨叢踐履之污穢之已耳誰復有寶而惜之者卽不然而其文其字非出於古名賢之手亦祇與碌碌者同棄耳今是碑以山谷先生故連袂而賞鑒者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望

趾相錯焉士豈不貴乎砥行立名哉夫表前修振邦俗刺史責也故於是碑之出輒書數語以紀之至其文辭之峭異與夫書法之遒逸有目者具知之余毋庸贅

上王兵巡書

補

明張誠吾

邑人

竊謂元氣之流行天下不容以止息也惟其流行不已是以或屯之而卽亨或否之而卽泰或剝之而卽復所以然者由造物者以生物爲心雖欲止之而不可得也如易之剝五爻俱陰諸陽消剝獨上九以陽剛如碩果不食猶有生意作易者象之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蓋以小人而望治於君子而君子有反治之漸也夫剝羣陰方盛消剝元氣凝於无陽乃

上九以陽剛而居尊位爲羣陰之載也故以君子得輿象之
蓋君子陽也位輿也君子得位則所以扶植其元氣以復剥
反治者有在矣噫其旨深哉今甯之剥也甚矣其元氣幾乎
息矣其望治於君子亦切矣乃臺以賢智之資而膺整飭之
命來鎮於甯而君子得輿復剥反治以體造物之仁將在是
甯地接壤荆楚興通咸平崇瀏之境其間多長箐邃谷密篠
崇山若大圍石馬福壽逍遙等山沂源北風黃岡柘源上源
等洞又有山豪藏奸狐竄虺匿出此則入彼避急則趨緩以
方數百里之區若其博戲之場一任其所跳伏戲劇而莫之
弭息者蓋由其勢之不相聯屬法之不相維繫也積賄盈贓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跋

四

交相結納鄉有窩客市有幹役一有覺路互爲賄托巡刺者
由是漏其奸被害者不敢訟其過富家慢藏抄掠無遺賤女
貧妻擄掠殆盡而盜之爲害極矣矧一盜落網而又供扳連
累動繫百十真僞混淆其爲害也又豈直劫掠已乎此元氣
之剥於盜者然也然盜之爲害人皆知之人皆得而避之至
於差之爲害於官則不信於民則無備惟其不信故其弊益
滋惟其無備故其害益大嘗見弓兵快手之下鄉也不假名
於刺訪則託說於搜挈覓影捕風左指右射遂其欲則脫惡
爲良拂其心則指良爲惡故有捕緝必先仗鄉兵遇敵則鼠
伏於鄉兵之後掠財則虎搏於鄉兵之前得獲則攘人之功

爲己功失利則推己之害爲人害誣民財爲賊贓斷民首爲賊級甚至夥賊行劫兵快之溢法顧若是哉此元氣之剝於差者然也甯俗好訟而詞多不情每以小忿輒成大獄甲告於郡邑乙告於臺司甲誣以劫財乙飾以殺命稔惡嚚習染成風告牒紛紜殆無虛日奸宄得以滋其謀胥役由是肆其愆其禍愈結其忿愈深累月經年漫無止息甚至賣居室鬻妻孥喪身亡家而不知悔奈之何財不日耗也哉此元氣之剝於訟者然也今秋早稻已傷於早晚稻復病於蝗民不聊生百門稱貸糧差雜色徵派頻繁逋負相仍追呼不絕兵衛之工甫畢城守之役卽興旣已設夫監司則必加增歲派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星

將何所區畫何所取給甯自陞州以來賦役已倍於各縣今甯之生息減於前而其出息則倍於昔豈復能加賦於甯甯賦舊有江淮涿鹿潯陽協濟之條邇來諸務蝟集尙欲仰濟於人安在能協濟於人乎是雖皆理數之所不能無其爲元氣累則一也夫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而或淫而疾焉亦由人之元氣不固故淫氣得以病之也善醫者必扶持其元氣則淫氣不能厲然則治今之剝也將若之何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醫剝之方君子得與者醫剝之人也得其人矣則所以行其方以復剝反治者不有在於今日乎今諸縣屬節制則勢相連屬矣諸民並由按治則法相維

繫矣誠於蒞政之初軫一方生靈之病草積歲因循之弊尊
體統以明其鎮壓之權嚴約束以聯其萃渙之勢厲風紀以
消其隱伏之奸廣延訪以祛其壅蔽之弊慎差遣以防其搏
噬之私勤開導以化其頑梗之習嚴而濟之以恩德而齊之
以禮則元氣堅固剝可復而甯可治矣某草莽下士言無忌
諱輒敢冒昧上瀆乃小人切望之心也是卽勞苦困極者之
哀痛迫切而呼父母也又何暇有所顧忌乎

墓誌銘

宋

黃夢升墓誌銘

叙生平交游
感慨爲志

文忠公
歐陽修
永叔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書

吳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甯其曾祖諱
元吉祖諱鏞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
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
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
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
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三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
復調江陵府公安三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
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噉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

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閔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高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口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七

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徐忠愍墓誌銘

御史鮮于侁

徐忠愍字德占諱禧分甯吳仙里人也讀書務得大體尙志節深明古今治要喜談兵事有磊落英多之概與黃魯直游物色之引爲外昆後益以道自重不苟求仕進周茂叔爲邑

主簿覲而歎曰此必沽玉也熙甯初因訪魯直至汴相與講
治畧畫邊計於我心有感感焉朝諸公競勸之仕乃獻策於
朝皆確切時政帝嘉之賜進士克檢討授鎮安節度推官未
幾召對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進集諸賢校理歷
荆湖北路轉運使知諫院權涇原經畧安撫馬步都總管加
直龍圖閣大學士知制誥兼御史中丞與同官有隙左遷給
事中壬戌奉命城永樂夏人來爭竟以身報國特贈金紫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謚忠愍復其家官子弟數十人詔以上卿
禮歸葬遣官護送輜車暫駐蘇公渡甲子春奉勅葬分甯沿
東太平鄉梅嶺鰲形良坤兼寅申向立祠祀山下賜祭田五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哭

十頃護墓地山三千六百八十餘頃公生於大中祥符六年
癸丑上元日卒於元豐五年壬戌季秋月妻黃氏封秦國夫
人子俯授通直郎孫六璧璉瑪瑜珪瑾曾孫十三衛衍衍衛
術衛街衛衡衛衡術衛術皆授職有差余爲之銘納諸壙中以
誌不朽蓋惜德占之才而未竟其用悼其死而不得其所噫
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其德占之謂乎銘曰

質質德占才德允兼文謨武烈克副梅鹽精忠皎皎節義炎
炎招英魂於異域葬衣冠於梅峯之東崦靈憑山嶽長弗淹
蔭佑啟乎後嗣千百代誰不見有生德占

徐忠愍壙銘

蘇軾

繫贛江之南下兮於豫章而寢鴻備西山之卓異兮列聖靈
之仙蹤世一亂而一治兮隱則仙而出則賢憶公之肖靈於
山川兮奚其質之全也方少壯之嗜學兮嘗博覽而周遊也
歷中途之頓悟兮乃獨潛神而內修攝也餌以顛危垂陷之
地兮所以粹公之節義也火欲焰而先煙兮物固有否而後
泰也夫何不幸焉而從干戈之死也嗚呼哀哉人壽百歲兮
其久須臾惟公忠心所激兮萬古不渝西山秀兮水清魴鱖
肥兮香芬靈仙所都兮可與飛昇魂乎來歸兮結草爲期澗
水不息兮視我銘詩

宋右丞相章公杭山先生壙誌

轉運章沂孫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哭

先公姓章氏諱鑑字公秉號杭山曾大父龍坡居士諱邦彥累
贈太保妣童氏慶國夫人大父簡齋先生諱程迪功郎累贈太
傅妣雷氏贈廣國夫人父石溪先生諱漢章迪功郎袁州司戶
叅軍累贈太師妣車氏華國夫人章氏自五季時由建之浦城
徙居豫章西安之石觀二十八世祖琮愛龍坡山川之勝遂家
焉先公擢淳祐甲辰甲科調岳州教授再調江西提舉司常平
榘官除禮兵部架閣遷大理司直國子正宜春添倅罷廣西經
叅不赴宮教常博兼太子舍人丁太師公憂服闋知饒州未赴
丁華國夫人憂服闋除秘丞兼崇政殿說書權左侍郎官兼權
直舍人院著作郎右正言陞兼侍講殿中侍御史權工部侍郎

兼同修史陞兼侍讀權侍左侍郎兼權給事中侍左侍郎權吏書兼給事中兼修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畧兼權叅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甲戌長至拜右相兼樞密院使提舉國朝會要提舉國史實錄院提舉編修玉牒提舉編修勅令提舉編修經武要畧官正議大夫爵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先公生於嘉定甲戌正月十五日容貌莊凝氣稟和粹言動中矩法不煩父師苛責兒時已如鉅人矣其在朝廷也生民之利害國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吏治之虛實凡切於當世者懇懇爲上言之自始宦以及枋用冰檠自將奉入外一介不取見知諸老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誌

三

無一毫干請之私風流篤實足以儀表百僚雖燕居未嘗懈惰夜坐徹旦儼如山峙至老不少衰器局寬闊百忤不愠尤不喜記人過平生清約無聲妓之奉於華靡玩好淡然不以介心且不事邊幅對嬰兒亦如大賓友愛羣從和睦姻族御子弟甚恩寵有過面折不少怨天下識不識咸稱爲長者晚歲來歸築亭石潭上寒灘古木卽山谷所銘和甫釣臺處因其舊以爲隱居茅椽僅僅容膝處之裕如每晷弟姻族會晤樽酒相娛若有條然物表之意而閔居深念人亦莫能測也每謂余生幾何實爲天壤間一逆旅爾更號寓叟金臺初築先公與碧梧丞相馬公同徵輶車相望屢以疾辭識者以爲情類揚彪壬辰秋晨起盥

類忽眩暈左手足痺弱醫療數月迺愈明年秋健忘證作自是日就羸弱藥竟罔功甲午元旦猶能整冠危坐寓中神色微異亟扶掖進藥却不受惟曰吾平生無他憾獨挂冠不早爾頃之薨於正寢享年八十娶豫甯黃氏幼靜累贈永甯郡夫人先先公廿一年薨子男二沂孫修職郎福建轉運使洙孫通直郎女二慧甯後先公九月卒適前登仕郎沈光運慧儀適同郡新吳劉汝鈞孫男楸元前承奉郎先先公二年卒孫女懿德懿壽懿福俱未行曾孫光紹距家十里許有山曰佛山溪山迴抱先公樂之嘗曰死則必以爲歸諸孤謹遵治命將以十二月初九甲申忍死襄奉嗚呼痛哉尙忍言哉先公遺行未易悉記將勒石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誌

三

墓上以詔後來茲序姓氏歲月並言行大概納諸壙異時陵谷變遷山川鬼神尙庶幾護持於不朽云

明

明太常寺卿周希令墓誌銘

大學士王應熊

夫忠杼如矢貽燕謀於不朽才優作楫榦鴻休於倍難豈必盡竟宏施亦攷衷其素而已有明太常周公其古之所謂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者乎公諱希令字子儀別號澣西江西甯州著姓也先自吉之安福有文勝公者爲岳守世傑公嗣子實有陰德甯人賴焉留家七葉至介石與僖敏康惠昆季皆所自出而介石則公之曾大父也烈祖學博公接瀾蘊釀遺編胸羅百代皇

考贈公敬吾仍紹家學篤生公焉公又世德作求與其家諸名
碩應時聞出尤以直節著稱朝野年五十有七殞於京邸時丁
卯八月郎君先昇葬公於高鄉和光山而廬陵詹坊蕭公紀狀
行義其門人相國文公爲銘納諸壙中乃甯人士永懷哀悼靡
所寘念相與維公之德崇祀郡邑光躋宋太史黃文節公禮也
先昇向以星紀未詳鶴歸難妥鑿石有年謀再封樹焉先昇爲
是痛德音之遂邈不遠千里以誌狀祀錄乞復銘於不佞熊竊
以蕭文兩公皆所謂人倫師表觀其傳公懿美猶以不能揄揚
萬一爲憾乃所載立朝大節及公之清明豈第凜然生氣熊復
何以加焉第熊不佞藉附籍末且同讀秘書扞本始末又不可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五

以不記况公之匡運不回抗懷遏欲未盡傳也熊苟不言誰復
言者嗚呼公生孝友宿慧多能攷覽則六經森然博綜則圖史
盡在師友推隆文壇流譽是以始進資制作之才同朝推司直
之任公則匪懈夙夜揚勵勤宣而帝眷親親重簡星馳公則啟
出疆之義布澤方州休沐弗遑維先型於未墜生成莫報欲繳
節以居廬曷嘗不於天理人情中秉志貞誠也繼念天步方辛
幡然就道而鼎湖再泣政邇宵人矣斯時公外憂邊圉內持國
是懃懃懇懇若不知有身家性命然紫囊覲日採輿情以入告
皂簡生風襄帝德以揚休周歷三垣同此丹衷一爵也抑之以
存名器之重一與也謹之以弭宵小之防三案甫成日與楊左

諸君披誠瀝血幾幾乎國社民生保無事矣胡天厭治平符公蒲柳先零之語使不獲救甯其間遺君父以莫可如何之變豈造物欲全歸公而獨靳此潛消大難之名耶迄公往矣諸君子亦既勤矣讀公臣與楊璉共事之疏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何如乎猶未也衡文既先吉士復網多賢當年門李輝煌盡能排闥攫鱗以人事君人盡如斯而未能如斯者若乃薊撫王君坐寢胡奸邊關甯謐誰則舉之而有此保障勛猶未也戴深明聖薦及屠刀若果可以有裨明廷者且疇承教語吾儕職居廣益不在尸功但存名概自可靖邦今聖天子當陽而僂腰俯首者翁忽潛銷一一悉符公語古所稱社稷臣非公其誰哉公生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三

嘉靖丙寅年某月二十五日戌時弱冠舉童子第一首等餼廩
己亥簡入辟雍庚子舉順天以麟經受知姑蘇開雍顧公癸丑
成進士中周延儒榜二十三名選翰林院庶吉士己未授兵科
給事奉旨冊益藩尋晉禮垣左右秩陞戶都壬戌分考收兩房
名俊嗣晉太常不十日而殂於天啟壬戌八月二十二日辰時
嫡配夏贈孺人繼配冷封孺人生男二長先昇廩入太學娶淮
安府同東鄉劉公君聘女先孚選貢生娶衡陽令同里陳公以
蘊女側室張女一適吏部主政南昌吳公羽文仲子屏山令廷
猷孫男俱庠生必端娶兵部主政南昌劉公鳴謙女必克娶同
里貢生陳其常女必茲聘同里監生查舜登女必埶聘同里陳

嘉佑女孫女寅秀昇出必恭娶同里廩生陳以相女必泰娶同里舉人鄒第女孚出曾孫九師益聘同里庠生曾唯女龍生麟生曾孫女成秀恭出茂生聯生端出蘭生璧生克出璠生璵生泰出瑩之鄉曰武鄉其地名譚家埠之躍龍山首東趾西以崇正甲申二月二十八日午時納壙熊不佞憶公自悼早孤未盡孝養而大父育成又未及上邀 綸命光昭潛德言輒滄零更慨叔司寇公授業大父備兵閩服首襄文成克定宸逆功成不得沾易名之典居恆念爲不足迄公往矣公之視司寇有裨宗社者不少矣贈典仍復闕然而熊獨抱時艱有懷莫慰幸得以幽堂片石假手酬知然此耿耿終莫致也前銘狀俱詳故不著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書

著其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者銘曰降神嶽瀆昂激真人王金溫度誕順時徵錙銖山谷尺寸濂溪昌廷坦步孝與忠俱模式綉纓春閑劍沒風流未遠遐休靡測烈烈英英表壯佳城無疆榮問載廣芝蘭蒸嘗永矣光對尼山崇正十七年歲次甲申仲春月吉日

國朝

李貞女墓誌銘

禮部侍郎 盧 河南學政

浙 容庵

貞女姓李氏名慶傳亦名慶蓮今河南營泰將義甯州李公崑之次女也許字鎮洋縣丞同州冷公豐年之長子忠棣年十九殫逝貞女聞而慟不飲食數日死泰府哀之手狀乞余

誌墓案狀貞女生於京邸始生時母張淑人夢往蓮花庵見白蓮乍開娟潔可愛故亦名慶蓮性聰慧授以詩書過輒成誦喜讀烈女傳手錄成帙今猶在平居服御無華女紅之暇惟手卷尋繹婉婉姆訓待庭闈最得歡心當冷氏之告凶也忝府公故秘匿不使聞知適公他出貞女自檢書得之其母張淑人反復勸諭女曰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吾父爲 天家臣容有二婚女哉誓以身殉不旬日痛極而終余致歸太僕貞女論以女子未嫁守節殉夫皆爲過又考之戴記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註云致命者使之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三

別嫁也如此則太僕之論於禮誠當然昏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女之父母旣已受聘通名矣旣以其身許之矣而爲之女者遭逢不幸卽以其身殉之是豈非至情至性亦有不容已者乎而禮不言者是蓋古之聖人所不敢望諸人人而以俟乎其人之自致也嗟夫女誠烈矣其於禮又豈有過與貞女生於嘉慶辛酉某月某日卒於己卯年八月廿九日午時時方從官天津今歸窆於義甯某山首某趾某

銘曰生則從父死則殉夫含章貞吉成志如愚窆茲邱兮

永曜共金石兮無渝

國朝

李貞女墓誌銘

禮部侍郎 盧 浙 容庵
河南學政

貞女姓李氏名慶傳亦名慶蓮今河南營叅將義甯州李公
崑之次女也許字鎮洋縣丞同州冷公豐年之長子忠棣年
十九歿逝貞女聞凶慟不飲食數日死叅府哀之手狀乞余
誌墓案狀貞女生於京邸始生時母張淑人夢往蓮花庵見
白蓮乍開娟潔可愛故亦名慶蓮性聰慧授以詩書過輒成
誦喜讀烈女傳手錄成帙今猶在平居服御無華女紅之暇
惟手卷尋繹婉婉姆訓侍庭闈最得歡心當冷氏之告凶也
叅府公故秘匿不使聞知適公他出貞女自檢書得之其母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銘

美

張淑人反復勸諭女曰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吾父
爲 天家臣容有二婚女哉誓以身殉不旬日痛極而終余
攷歸太僕貞女論以女子未嫁守節殉夫皆爲過又考之戴
記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
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註云致命者使之
別嫁也如此則太僕之論於禮誠當然昏禮有六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女之父母旣已受聘通名矣旣以其身許之矣而
爲之女者遭逢不幸卽以其身殉之是豈非至情至性亦有
不容已者乎而禮不言者是蓋古之聖人所不敢望諸人人
而以俟乎其人之自致也嗟夫女誠烈矣其於禮又豈有過

與貞女生於嘉慶辛酉某月某日卒於己卯年八月廿九日
午時時方從官天津今歸窆於義甯某山首某趾某

銘曰生則從父死則殉夫含章貞吉成志如愚窆茲邱兮
永曜共金石兮無渝

神道碑

國朝

晉贈禮部尚書銜萬文恪公神道碑

兵部左侍郎

吳烜

鑑菴

我

聖朝以文治化成天下而以為推之當自近也故

皇子生五年以上即入

尚書房所以涵濡德義陶冶性情者為力至勤而為時至久

自烜為翰林見詞臣之侍學

三天者皆能慎體

國家立法之意盡切磋砥礪之功而義甯萬公為尤著公諱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碑

五

承風字卜東一字和圃江西義甯州人世有隱德為鄉祭

酒公之曾祖曰瑞麟祖曰舞父曰鉉皆以公貴

贈一品階公早慧補諸生中式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舉人四

十六年辛丑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十三年奉

旨

在尚書房行走蓋盡敬竭誠從容講論者先後二十餘年公分

校京兆者再典鄉試者四視學者四知武貢舉者一閱

廷試翰詹卷考試差卷庶吉士散館卷

朝考試卷考試漢教習卷者各一讀

殿試卷者一進講

經筵者一而其主考雲南也

上在藩邸

賜詩以寵其行公由檢討擢右贊善轉左厯中允侍講侍讀會
廷試翰詹公卷膽寫詩賦次序遣式降檢討

上稔知公學問素優旋擢右贊善中允侍講右庶子厯侍講侍
讀學士少詹事詹事內閣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兵部右侍
郎轉左克

經筵講官署工部兼管錢法堂事公性和易與人居未嘗有所
忤然遇公事則言之侃侃不少依違其在廣東時試瓊州
畢將北渡矣值洋匪滋事稔知游擊某庸劣恐益廢弛立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碑

堯

專摺奏劾在山東時屢奉

密諭詢問大吏居官行事公秉公咨訪輒據實密陳至於整士
習植善類剔奸弊無不盡力爲之以故所至得士心公於
學無所不窺散體文似歐陽文忠詩不分唐宋界而和平
感人書法似黃文節公立

朝垂三十年受

上知最深眷最渥天下想望丰采而公遽以微疾長逝時嘉慶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嗚呼哀哉公生於乾隆十八
年四月初一日春秋六十有一配一品夫人劉氏將以嘉
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卯時與劉夫人祔葬於本州

安鄉長茅之溪山蘆花塌獅形新阡禮也子四人方雍方
貞方熙方林孫三人昌彥昌杰昌俊烜旣與公先後入詞
館又申之以婚媾屬公將葬方雍等以神道之文爲請不
敢以不文辭銘曰
觥觥萬公經師人師不爲矯世絕俗之行而粹然底於無
疵我銘其墓無愧辭

祭文

宋

祭徐德占文

黃庭堅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工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祭

本

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
而自發於林邱大臣歌肯來之詩天子興見晚之嘆一日而三
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目無全牛決獄
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壘氣吞西州鯁之爲鵬垂天其翼志九
萬里未出戶庭泰山覆於前天作竒禍忠肉義骨豺狼甘心巍
巍堂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
竒倚壺遂以爲相提師十萬墮虜計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
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卽萬鬼以爲鄰自
古以爲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奈何酌酒
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尙饗

國朝

周太史白亭哀詞

閣學金 牲 海柱

嗚呼白亭如此而死曷為乎生方風樹之頻驚撫荆枝而未榮其困頓摧折者飲泣孤撐者死而死耳惟我辰之所丁迨夫軒鳳翮儀紫庭聯雁字排青冥顧能文之稚子爭繞膝以傳經登瀛則章連天漢鎖院則材儲國楨蓋以鬱而得快是可增長其意氣而永言夫遐齡何昔之不意自全者竟出險而無恙而今之可養生以盡言者僅如天光石火倏已委脫於一瞋嗚呼白亭如此而死曷為乎生意天之生之也假一木以扶傾設前時令此人死將門戶何寄而伶仃孤弱又何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詞

七

緣接武而共振夫家聲然則人以爲不當死而死而白亭固已含笑入地謂足以歸報其先靈蓋張弛於負擔而奚戀乎必做之幻形顧誠天假之年而豐其福庶幾盡孝友之報而共信昭鑒於神明玉始瑀而掩其形松方茂而隕其青豈斯人福命之薄抑天道不可問死之者重而報之者輕嗚呼白亭如此而死曷為乎生

行狀

宋

秘閣修撰黃公行狀

袁 燾 滌齋

公諱焜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

甯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甯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湜以儒學奮於一門兄弟共學於修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摩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先登第者強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甯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渙之女大父諱叔敖政和中將漕河朔疏廉訪使者李滋之奸於朝黥隸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爲戶部尙書徽猷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尙書常之女繼室郎中莘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行狀

三

水上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霖守袁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散大夫贈通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旣生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型猶在清標勝韻自然佚羣讀書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郎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執喪以毀瘠聞旣卽告哀慕不衰再閱歲始以易世銓曹占高等後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加秘閣修撰嘉定四年正月十五日竟身故壽六十有一積階朝請郎淮人老幼出涕元夕舉帟無鼓吹聲連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於所奉祠下而又奠於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於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大夫鄩之女子三人

堯迪功郎監鎮江府酒務崖將以遺澤補官坡先公六年卒女
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洪慥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
春縣丞燕季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王挺孫男女各一
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奉公之柩葬於撫州臨川縣天堂之麓
焉

義甯州志

卷三十

藝文志行狀

奎

